滴水崖

人世间里看婚姻

□叶玉敏

开年大戏《人世间》,很火,好的剧本和好的演员,真实的呈现出那一代人的生活故事,赚足了人们的欢笑与泪水!

家庭剧接地气,太能引起共鸣,剧中总能看到我们家以前的生活样子,小的时候曾经也住过周蓉家那样筒子楼。母亲生我的时候就是板车拉去的医院。在没有手机网络的年代,只有家家户户忙活的身影和一起疯跑玩耍的孩子。剧中,令人感触最深的,就是周家三兄妹。他们三人的婚姻,完美诠释了婚姻的三种状态。

周秉义,周家长子。他和妻子郝冬梅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。周秉义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,从小就懂得谨小慎微和知恩图报。作为家中长子,他自带责任感和使命感。而郝冬梅则出生于高干家庭,父亲是省长,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中无忧无虑地长大。步入婚姻后,这段"门不当、户不对"的婚姻也必然产生了很多的现实问题。在周秉义的大智慧中,郝冬梅获得了爱情,也得到了成长。他们之间虽然没有孩子,也经历了不少的坎坷,最终,还是能够在一起走向幸福。所以好的婚姻,是要在彼此理解尊重的基础上,用彼此接纳的方式生活,才能携手共进走的长久。

周蓉是周家唯一的女儿,她不顾一切地追随爱情,却最终在过于自我的感情中一败涂地。因为喜欢诗歌,她爱上了年龄比自己大很多的诗人冯化成。担心这段婚姻不被认可,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,背着家人,自作主张离家远赴贵州追求爱情。她给家里的信中写道:"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。"可是真的是好人生么?婚后,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叛逆感,以及年纪的差距,让周蓉常常带有不自知的攻击感。一次在周蓉的家中,几个人一起畅谈,从改革发展到文学哲学。正在做饭的冯化成听到他们聊到了诗歌,也加入其中,对于诗歌界的现状发表了意见。周蓉立即指出冯化成是一种酸葡萄心理,原本谈笑风生的氛围顿时尴尬至极。她太自我,令冯化成很反感。指责和攻击好似一把锋利的刀,无视对方的好意,削去婚姻的温度,让双方在原本情意绵绵的生活中两败俱伤。最终,这段周蓉当初拼命追求的爱情,落得一地鸡毛,以离婚收场。但其实,婚姻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和输家,遇事不指责,而是共同协商。两个人同心同德,比什么都重要。

周秉昆是周家最小的孩子,他和郑娟生活清贫,却带着满满的红尘烟火的幸福。他们的感情,源于第一次秉昆送钱去她家。秉昆身边虽有发小乔春燕的主动示爱,但是他由始至终都是把春燕当妹妹一般看待。自从见到郑娟的那天开始,心里就再也放不下。郑娟从小孤苦伶仃,被亲生父母抛弃、被人强暴、未婚先孕,很感激秉昆在危难时刻帮她一把。他们因为爱情走到了一起,但是他们的幸福又绝不仅仅是因为爱情。爱情发展到最后,就是相互依赖的亲情。在周母因为脑血栓瘫痪在床上需要照顾的时候,郑娟毫不犹豫的站出来,独自撑起了周家的小天地。她用勤劳与辛苦,救活了周家,也获得了周家上下的尊重和认可。他们二人既有着精神上的同质,也有着性格上的互补。这便是不离不弃、相互扶持,相互依存的婚姻。

好的婚姻,不是1+1=2,而是1+1>2。两个人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从心动到相爱,从相爱到相守。这其中,有过感动,有过激情,却有着不同的结局。有的人,将平凡的日子活成了一幅画,如郑娟;而有的人,却最终形同陌路,如周蓉。

林语堂说:"所有的婚姻,任凭怎么安排,都是赌博,都是茫茫大海上的冒险。有多少人会按理想生活在自己想要的那一片天地里,每个人都渴望美好的婚姻,但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平淡生活中,总会有不断的争吵和分歧,想象的浪漫终究被无奈的现实所打败。婚姻需要经营,爱情最终也会转变成亲情。但愿,人世间少一点疾苦,多一点甜蜜,都能把握住婚姻的真谛,真正攥紧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。

安庆濮家老屋往事

□朱益华

如烟往事

位于安庆城里的东丁家巷,是我童年住过的地方。今年春上我路过这里,故地重游,记忆中的景物已经不见踪迹,巷子变成了熙熙攘攘的菜市。走到头,拐进另一条巷子,路边闪出一幢黛瓦粉墙的老房子,这就是濮家老屋。墙上有个牌子,表明现在是安庆第一个党支部成立纪念馆

1923年春,柯庆施受陈独秀派遣,到安庆开展建党工作,到濮家老屋联系濮清泉。濮清泉本名濮德治,其母姓查和陈独秀的母亲是堂姐妹。陈独秀年长濮清泉26岁,他们是表兄弟关系。柯庆施来到濮家,见这座老屋地处北门孝子坊,后门通向另外一条街,适合开展秘密工作,于是就在濮家召开了"中国共产党安庆支部"成立会议。安庆支部直属党中央领导。成立之初有柯庆施、王步文、濮清泉等10名党员。

我母亲谈到安庆亲戚常常说起孝子坊的濮家,她娘家同濮家两代开亲。她自幼由堂姐照料,堂姐嫁到濮家后,常去濮家玩。她说王步文(中共安徽省第一任省委书记)牺牲后,他的妻子方启坤就住在濮家。改革开放之初,我对濮清泉发表的党史文章感兴趣,便趁母亲回忆濮家往事的时候打听濮德治,她说不清楚,叫我去问我舅舅。舅舅是中学老师,他果然知道濮德治也就是濮清泉,不但知道而且还互相通信。1991年,他得知我将要出差去昆明,交给我一封信,叫我顺便去看望濮清泉。

1991年6月14日晚饭后,我来到昆明龙井街"云南省文史馆"。经传达室指点,我敲开三楼上的一扇房门。门开处,一位个头矮小的老头站在我面前。我估计对方就是濮清泉,连忙作自我介绍,并出示我舅舅的信件。他愣了一下,仔细看罢信,一把将我拉到跟前瞅了瞅,说:"算起来你就是表侄了。"他的安庆口音颇浓,是年87岁。

落座后老人见我对党史话题很感兴趣,便聊起了他追随陈独秀闹革命的经过。他说1927年党组织安排他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。当时正值"4·12"反革命政变之后,共产党人被大批屠杀。到苏联只有偷渡,若被发现就杀头。濮清泉记得他们那批一共97人。其中有6个女的。肖劲光也在其中。他们藏在苏联的货船上。船长命人将煤仓的下部掏空,用木板支撑出一片空间,放进两个便桶,男女各用一只。木板的外面堆上煤。船从上海黄浦江起锚,航行一天多,到了吴淞口外的公海,他们这时才能走上甲板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,陈独秀和他被国民党政府关进南京监狱。国内外知名学者呼吁放人;章士钊志愿当陈独秀的辩护人,陈独秀谢绝了。他自己写了一篇《辩护状》,在法庭上痛斥国民党反动统治。这篇《辩护状》法理逻辑清晰,辩辞凿凿,大义凛然。经记者报道传诵一时,还被法学院选作典范教材。1937年抗战爆发,他们出狱。陈独秀去四川,濮清泉到云南教书,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。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重晚期握笔已经很困难了,他在给濮清泉的最后一封信里,只写了一行公式语言:民主——科学——共产主义。濮清泉说这是他的信仰和毕生追求;也是对未来的期许。老人最近完成了一篇《八五自述并忆陈独秀》。他说过去还有顾忌,不便放开写,现在可以完整地写出来了,为历史留点东西。

我们一直谈到晚上九点,为了不影响老人休息,我连忙刹住话头起身告辞。陪我去的同事为我和濮清泉照了一张合影。出门时,老人问我哪天走。我答16号晚上的火车。老人说16号是端午节,邀请我中午到他家过节。我答应了。

第三天中午我如约来到濮家。他家小保姆给我开的门。进门后,见濮清泉站在窗前朝楼下张望。小保姆一边给我泡茶一边说:"濮老一直在望你来。他耳朵背,听不见你进门的声音。"我闻此言,心里涌起一阵酸楚——老人孤寂的乡愁被我的到来搅动了。这时濮清泉的老伴坐着轮椅从里边房间出来对我表示欢迎。

小保姆往餐桌端来火腿肉片、红烧肉、蛋卷、粽子、豆沙包、肉包。吃饭时,濮清泉拉我与他坐在一起,给我碗里夹火腿肉片。他说云南宣威火腿外表不如金华火腿好看,但是味道好,而且放得越久越好吃。突然间我意识到、我正在和一位参加过开辟中国新天地的老人过端午节。我在心中努力记下每个细节,尽管都是浓浓的亲情和家常话,但是我很清楚,这个机遇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。我们分手时老人好像也意识到了,他送我到楼梯口,乡音频频,紧握我的手不放——老人的眼圈已经红了。

1997年6月从昆明传来了濮清泉去世的消息!

鸟语花香 李昊天 摄

登佳山记

□谢治平

岁月匆匆,四季更迭轮回,你迈着轻盈的脚步走来,人间最美的四月天。我喜欢行走在这个季节,看春和景明,风和日丽,百花盛开,大地葱茏,处处呈现祥和一片。

偶闻佳山景色不错,便趁着假日,与同事相约,前往佳山踏青赏景。佳山就座落在马鞍山市中心,离我住居地方并不远,因为我是他乡之客,并不熟知还有这么一处好景致,到有点相见恨晚的悸动来。

下午两点来钟,我们来到佳山朝南的正大门,佳山不是很大,占地面积1.66公顷,高176米。拾级而上,约二三十级台阶,便来到一处较为平坦的开阔处,此处建了少许建筑物。沿着此处高度,环山修建了一条步行道,供游人健身赏景的去处。步行道道面整洁,两旁各色的景观树,以及点缀其间的山石花儿,精巧而别致,勾勒出一幅精美的画卷。而我们此行的目标并不在此,而在登高也。通往上山的路有很多条,我们沿着其中的一条继续拾级而上,石径曲折蜿蜒,四周皆被高大而葱郁的树木包裹着,绿意便从四下迎面袭来,浸润了你,融化了你。

登山的人并不多,行走在浓荫蔽日的山间石径,偶闻鸟的啾鸣,越发衬显得幽静。虽说平日里走平路的我自认不差,但久未登山,没多久已是气喘吁吁,有些吃力,便向同事建议在一处平缓的地方歇息歇息,以缓解一下疲劳,养精蓄锐再去登攀。立于石级之上,举目眺望,因树木浓密,目光所至皆为树,无法远视,但绿意却是醉了你的心,摄了你的魂。

山上的路也有很多条,今天要不是跟生长于斯的同事一道,我这个"路痴"怕不知所踪,满山乱窜,找不着南北西东与归途。继续前行,向至高点进发,约行20来分钟,登至佳山之巅。远眺山下,马鞍山市便尽收眼底,山下高楼林立,错落有致,穿插在其间的公路,把城市分割成成片成块,如同孩童们搭建的积木般梦幻。马路之上,车流人流驿动,构连成一道道城市的血脉,城市也因此蓬勃起来,而充满生机与活力,有了无限的希望。目光向西移去,雨山湖便静静的放置在那里,湖水清碧,像一颗翡翠般镶嵌在那里,在阳光的照射下,熠熠生辉,好似这座城市清澈明亮的眸子,这座城便有了魂,有了灵性,给人以心动。再远处,目至所不能及,应该是雨山了吧,相传这里有个动人而凄美的传说,佳山原是佳郎的化身,而雨山则是他的妹妹。这一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年轻人,不顾父母反对,毅然相爱,却遭杀身之祸。他们的真情撼天动地,天神将他们化为两座山。一为佳山,一为雨山。人们说,两山间的雨山湖湖水便是他们的泪水而化成的。

立于佳山之巅,微风徐徐,轻抚着面颊,这是人间最美的四月风啊,暖暖的,温柔的,带着春的气息,花的芬芳,撩拨得你心旌荡漾,流连而忘返。

履迹

母亲去采茶

□董改正

清明回家没见到母亲,父亲笑眯眯地告诉我,她去采茶了。

农历二月末,乡村是安闲着的。稻种还没下田,麦子尚未扬花,油菜地里满眼的细长青荚儿,密密匝匝的,参差披覆着,在阳光里小睡。田野里满是细小的风,铺的匀净,摊得平坦。鸟鸣一蓬蓬的,洒下来便惊得整个田野竖起了耳朵。白云蓝天下的一切都各安其事,不需要母亲的照拂。母亲是深谙农事的,这时候她离开村庄,去她嘴里的"江南"采茶,是再合适不过了,但这又是极不容易的。

母亲七十二了,但她依然很忙。侄儿才五岁,正上着幼儿园,吃饭穿衣,迎来送往,头疼脑热,都需要她看护。父亲比她大十岁,需要她照顾。弟弟一家人的生活起居,几十只鸡鸭鹅猪的吃喝拉撒睡,都要她操心。她是我们家最忙的人。

如今,这个最忙的人却骤然、毅然地放下这一切,去江南采茶去了。

她嘴里的江南,其实是皖南。皖南多山,山中多岚霭。茶园青碧,盘旋山腰间。山间多溪涧,涧水如翡如翠,其声潺潺淙淙。山中多繁花,多鸟鸣,多欲湿人衣的空翠。她站在云岚间,俯瞰山下,一座座青瓦白墙,一片片花田绿地,掩映树木山野间,隐现于炊烟明月里,她便会轻轻地唱起黄梅调,便有千峰万壑来听,便有许多老姊妹们来和。山歌好比春江水,山歌好比乡野风。

很多年以前,母亲的黄梅调在村里是很有名的。我记得邻居自上海带回来一台双卡录音机和半筐空白磁带,邀请村人去留下自己的声音。那时候的母亲才三十三四,被邀的时候是在桐花簌簌的暮春。我记得母亲忸怩着,手虚抓着门框,她的姐妹们轻轻一拽拉,那手便松了,那脚便欢呼着去了。我记得父亲黑着脸,踢飞了一只稻箩。我记得屋子里乌泱泱的,已有人在唱了:"手扶栏杆口叹——一声呐……"我记得母亲被她们推搡着坐在录音机边,有人喊母亲的名字:"唱《蓝桥会》!"有人让唱《小辞店》,嗡嗡一片。我已不记得母亲唱的什么了,依稀记得的是母亲羞涩的样子。那是我第一次听母亲唱那么多歌。

父亲笑眯眯的样子令我恍惚。

记忆里母亲年轻时只去过"江南"一次,回来时吵得天翻地覆,多日不得安宁。他们是包办婚姻,母亲的继父并未征得她的同意便定下了婚事。直到我们兄妹相继出生,母亲也未原谅他,而这一切,父亲是知道的,自卑加自尊让他多疑而暴躁。母亲的黄梅调在他听来是有所寄托,母亲的"江南"采茶在他看来是对现实的不满和游离。母亲为采茶而缝的春衫沉入了箱底,就像一艘经年的沉船;母亲的黄梅调沉入生活的水塘,就像花落化泥,再无颜色。

母亲再次去"江南"是在她六十岁之后了。清明后谷雨前,江南茶场托人在村里招人,母亲在岁月的河床里挖出她的春衫,决定前去。春衫依旧好,碎花点点,斜襟如眉。母亲不看父亲,也不看我们,只管收拾自己的行装,丝毫不掩饰磕磕碰碰弄出的声响。父亲看看我,不说话。我看着母亲拎着竹箩,和一群三四十岁的女子们一起走了,背影坚定,不回头。

之后,母亲几乎年年都去。回来的时候,母亲气色很好,步子里有飞翔意。听说,采茶时,母亲常常起头,黄梅调便在晴岚雨雾里洇开。

晚上,母亲的电话如约而至,问鸡鸭鹅猪牛,问孙子的情况,再三嘱托春温多变,一定不要让他受寒。问几个人的饭菜,问油菜的长势,问麦子,交代灶膛烧过后一定要坚壁清野,简直就是事无巨细雨露均沾。弟弟浑不在意地"嗯嗯"应付着,等她终于交代完毕,他说:"老妈,老大回来了。"

母亲显然怔了一下,然后吩咐弟弟把电话给我。

"妈妈,如果这样牵挂,那还不如在家呢。我知道你在意的不光是钱。你自己注意,我们每天只需要知道你平安就好。"

隔着山水和夜幕,我听见了母亲轻轻的叹息。

紫藤花儿开

□陈玲琍

池塘边的亭廊上,紫藤花沿着亭边或廊道一摞摞垂落着,像珠帘。又像是一串串没有声响的风铃,在风中摇曳,静静地散发出馥郁的气息。

紫藤花气息在我的嗅觉里总感觉像槐花,但气味更浓烈些。感觉形态也有相似,不过更妩媚些。当然,原本它的紫色就与众不同,加之藤本植物持有的藤蔓纤枝的娉婷,便更有一番楚楚动人的风情。

如果不是因疫情被禁足的限制,一般来说很少关注小区内这处景致。一是它较为隐蔽。廊亭处于池塘边,周旁都是高大树木,以及俏丽的海棠和艳丽的红枫等,更有着春天的热闹。春天本就是以蓬勃与浓烈吸引着众人目光,所以它静如处子般并不惹眼。二是因为花期短。它何时开何时落,不关乎此处景致。如不是探身走进这片掩映的路径,你难以察觉这个季节里这时的紫藤正静静花开。

我就是恰巧撞见的它。一场美丽的邂逅。

它静静垂着,我默默看着。这个春天因为疫情的羁绊,很多人有了富余时间为生活补缺。何况又是在这万物生长的春天里,便是多了一些聆听与观察。那些曾在匆忙日子里忽略的美好、错过的景致、缺失的东西,在这暂停的日子里被细细筛查,又精心找补了回来,便有了生活和生命的色彩。

眼前的紫藤,在岁月的缠绕中枯寂的往上攀爬,倔犟的向四周发散。在经过一个冬季的沉默,在这春暖花开时泛青了,当枝蔓有了新绿并有了这重重叠叠的花蕊时,它咧开花苞笑了。

在颜色当中最不亲近的便是紫色。不是对紫色有偏见,主要是紫色难以亲近。这是来自生活中对紫色的认识,服饰中是这样,家居中是这样。尤其是进入人家,如果那窗帘是通体的紫色,眼神便似乎无有了安放之处。

植物也一样。绿色中的紫色是一种纠缠不清的颜色,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。紫色与绿色交织在一起,是混沌?是繁重?怎么看也不如绿色相衬的其他花色来得明朗。因此在花色中紫色并不占优势,如果在形状上没有特点,很难得到人们青睐。

这便说到紫色的搭配。虽说紫色也归于中性色,但它不易与其他色彩搭配。在一众色彩当中,紫色因为孤寂和高冷而显得格格不入。这种格格不入,不是色彩的犯冲,而是紫色所呈现的气质,对其他色彩的拒绝。

有色彩学家对紫色的描述是:紫色是非知觉色,神秘。有时还会给人以压迫感,并且因对比的不同,时而富有威胁性,时而又富有鼓舞性。

当紫色以色域出现时,虽然可以产生不同效果,比如蓝紫色的孤独与寂寞,红紫色的神圣与高贵等,但与紫色最具百搭的还属白色。它不会篡夺紫色原有的底色,不会改变紫色原本的性情,而是在糅合中一层层掀开紫色神秘面纱,让优雅、优美和优越紫在不同层次中渐次呈现。

色彩本无好赖之区别,万紫千红总是春,各美其美,各有所好,但不同颜色会产生不同效果,这不仅是色彩美学,还有色彩对情绪的作用,以及对意念的影响。当一种色彩以不同形态呈现时,它会带来不同功效。紫藤花讨巧,巧在它以柔美藤条、珠帘玉坠的花姿呈现出一帘幽梦,给人以遐想。

"窗外更深露重,今夜落花成塚。春来春去俱无踪,徒留一帘幽梦",还记得这句歌词吗?在这里比喻紫藤花也很适合。

同是春花,同是开满枝头,大多数只是赏有其形色,却难得味觉。紫藤花不同,形、色、味俱全,这让它在这样的季节里显得更加突出些。它适合作为场景布置,如廊道、亭阁、曲水流觞处。不是灿如繁花的热闹,而是低调的繁华,曲径通幽处的静谧。

它不似我们通常所见的同为紫色绣球花的繁复。每到盛开时节,看着簇拥在一起的花团,挤挤挨挨便有密不透气的沉闷,好象在拥挤人群摩肩接踵般。好好的花堆一起你累不累?!

也不是人们熟悉的视同姑娘般的丁香,它美,美得脆弱单薄,会让人生怜。紫藤不会。它既有"绿蔓秾阴紫袖低"的气韵,又有"松柏引藤萝,反被藤萝绕"的阴柔,更有"香风留美人"的芬芳。因此它以紫色的孤独忧郁,让人思念甚至是沉迷。它和熏衣草一样可提炼成芳香精油,具有安神定心功效,被人们广泛所运用。

同是美的东西,美出不同美出特色,美出别花无法效仿和替代的美,才是美出了格调。在疫情的困扰下人们不知觉贩卖焦虑时,紫藤花开如同情绪的拐点,细赏之下实在治愈。

铜官山

本报地址: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:244000 电话:总编室:5860136 编辑部:5860131(传真) 办公室:5861227
广告部:5861508 13605629133(联系人:钱莉) 订阅:全国各地邮局(所) 全年定价:100.00元 印刷:铜陵市闻达报业有限责任公司(铜陵市淮河大道北段358号)